誠齋易傳

二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誠齋易傳

二

楊萬里撰

誠齋先生易傳卷六

䷒ 兌下坤上

臨。元亨利貞。至于八月有凶。

臨之元亨利貞、非乾之四德也。亨貞而已。故彖曰。大亨以正。至于八月。非必至遯而後爲八月也。陽進上窮。陰生下反。反而再進。然後爲遯。則猶隔之以泰、大壯、夬、乾、姤也。陽未消。而曰消不久何也。蓋消不在遯。而在臨。臨之消不在初九。而在九二。自坤之初六。爲復之初九。與坤之六爻而七。故曰七日。日陽也。七與初皆陽也。曰來復者。聖人喜一陽之來歸也。自坤之六二。爲臨之九二。與坤之六爻而八。故曰八月。月陰也。八與二皆陰也。曰有凶者。聖人戒四陰之猶盛也。九二以二陽之進。逢四陰之阻。不曰凶乎。六三一陰已在前矣。迫切近矣。不曰消不久乎。二君子方來。而四小人未去。君子可不戒乎。若俟至於遯而有凶。則自郢及我九百里。焉能害我。舜以一臨四。周公以一臨三。孔子以一臨一。故舜之流放。周公之東征。視孔子兩觀之役爲難。自一卦言。則二陽對四陰。爲君子寡而小人衆。自六爻言。則六三一爻爲小人。

彖曰。臨。剛浸而長。說而順。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道也。至于八月有凶。消不久也。

浸而長。說而順。君子之亨也。剛中而應。君子之正也。剛以驟而長。長必易消。剛以狠而進。進必不順。剛

以過而忤忤必不應。浸而長。則莫之忌。說而進。則莫之拒。中而和。則莫之違。能此三者。則大亨矣。然必正而後可。是三者有一不正。浸則姦。說則諂。和則流。蓋正者天之道也。浸謂二陽未大盛。剛中謂九二應。謂六五。

象曰。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无窮。容保民无疆。

澤上有地。以地臨水。以上臨下之象也。澤之潤萬物。有與而无竭。君子以之教人而不倦。地之容萬物。有受而不隔。君子以之保民而无外。

初九。咸臨。貞吉。象曰。咸臨貞吉。志行正也。

君子之學。豈不欲有臨哉。臣之臨事臨民。君之臨天下。均臨也。初九當陽長之初。處位下之極。而其名實氣志已足以感動六四近君之臣。此必有不介而合。不沽而售者。初九宜起而從之。不可失也。方且守貞固以爲吉者。蓋士之從人。患不在審。而在於果。近臣賢且正乎。四皓從子房。近臣不賢且不正乎。兩生拒叔孫。不然。有從无審。如固從憲。融從冀。邕從卓。劉柳從叔文。吉乎。故曰志行正也。非不欲行志也。惡不正也。咸。感也。

九二。咸臨。吉。无不利。象曰。咸臨吉无不利。未順命也。

初九居下。而不輕從近臣。宜也。九二當剛長之運。感六五之君。得大臣之位。吉矣。无不利矣。何嫌何疑。而未順君命乎。蓋君之於臣。非致敬盡禮。道合志同。則不足與有爲也。可以順命。則赴之如決流。如轉

規。未可以順命。則守之如介石。如移山。故武丁一君。甘盤、傅說、巽去就。武王一聖。太公、伯夷、巽顯晦。伊尹、孔明一身。於成湯、先主巽後前。九二之於六五。何必汲汲於合哉。且六五中順之君。虛心以俟九二。而不能必其從。而況強愎之君乎。二陽方長。千載一時也。而初九守貞固。九二未順命。則衆陰可得而忌之乎。忌且不得而忌。而況得而害之乎。

六三。甘臨。无攸利。既憂之。无咎。象曰。甘臨。位不當也。既憂之。咎不長也。

剛長之世。將泰之世也。故初九升開之君子。九二得位之君子。六四好賢之近臣。六五任賢之大君。上六厚德樂善之長者。小人在位者。六三而已。以陰柔之資。據二陽之上。自知其位之不當。自疑夫二陽之見逼。然孤而无與。亦何能爲哉。挾兌說之極。行甘諂之言容而已。然君子可不憂乎。彼雖甘諂而不獲利也。吾亦憂之。而後咎不長也。不然。子西暱白勝。死於白勝。五王輕三思。死於三思。甘可信乎。故曰。言甘。誘我也。忘誘者昌。

六四。至臨。无咎。象曰。至臨无咎。位當也。

剛多善。亦不必偏善。柔多不善。亦不必偏不善。士君子何必資稟之同哉。六四之至臨。以己之至柔。臨初九之至剛。而能以柔應剛。相與應感。而惟恐初九之不我從。此其所以柔而无咎。宜聖人贊以位之當。而非竊位蔽賢者與。師德薦仁傑。蕭嵩薦韓休。庶乎臨之六四矣。師德容仁傑者也。嵩非容休者也。師德賢。而嵩難。

六五。知臨。大君之宜。吉。象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謂也。

六五以柔中之君。臨九二剛中之臣。未嘗自任其聰明睿知也。是宜爲君者也。而曰知臨何也。惟不自任其知。而兼衆智。是以大其智。故曰知臨。又曰大君。二帝三王之聖一也。舜曰大舜。禹曰大禹。好問拜昌言而已。

上六。敦臨。吉。无咎。象曰。敦臨之吉。志在內也。

君子有志不得行。无位也。蓋有有位而不能行其志者矣。竊位之徒是也。然則勿病无位。病无志。有志矣。有位。可行也。无位。亦可行也。臨之上六是也。上六无位。而能以厚德樂善之志從二陽之君子。吉孰大焉。又何咎矣。故祁奚之免叔向。在於請老之後。非有位也。呂強之庇黨人。乃无寵任之柄。非有力也。君子病无志耳。嗟乎。臨之世。二陽方長。而六五之君主之。六四之近臣應之。上六无位之賢者亦厚之。君子之逢斯世。何其幸哉。下卦爲內。志在內。從二陽也。上六何以從二陽。曰陰從陽。上反下。敦厚也。

☴☷ 坤下巽上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

上示下瞻之謂觀。下之觀上。其猶觀祭乎。觀祭者。不於其薦。於其盥。當盥酌。必躬之。初不以萬物易一誠。及薦獻多品之後。乃以一誠託萬物。以誠託物。誠始衰矣。上之化下。爲盥而不爲薦。則孚誠有諸中。而顒肅應於下矣。

彖曰。大觀在上。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

教莫大於觀感。而政令爲下。故曰大觀。孰能大觀。九五是也。何大乎九五。以中正也。九五之聖人。以剛陽之資。體中正之德。形於上。觀於下。而天下之不中者中。不正者正矣。孰不內順而外巽。心服而身化哉。何其神也。觀天之神道而法之耳。天之神道安在哉。中正而已。四時不忒。是天之中正也。運四時而无形者莫如風。此天之神也。謂巽也。感天下而无形者莫如誠。此聖人之神也。謂九五之中實也。惟天下之至誠。爲能立天下之中正。惟天下之中正。爲能化天下之不中不正。故既曰中正以觀天下。又曰有孚顒若。孚誠也。中庸曰。至誠如神。故曰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

象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

風行地上而无不周。故萬物曰見天。王省天下而无不至。故天下曰見聖人。隨其地。觀其俗。因其情。設其教。此省方之本意也。虞周時巡。是也。穆王之游。始皇之巡。武宣之行幸。本意乎。

初六。童觀。小人无咎。君子吝。象曰。初六童觀。小人道也。

九五大觀在上。而初六遠之。茲謂童觀。童觀者。蒙而无見也。蒙而无見。在凡民。爲可恕。故无咎。在君子。爲可責。故吝。驩兜之薦共工。四岳之薦鯀。一也。而人不吝驩兜。越人之彎弓。兄之彎弓。一也。而人不怨越人。所謂小人无咎。君子吝也。非无咎也。不足咎也。

六二。闚觀。利女貞。象曰。闚觀女貞。亦可醜也。

蒙而无見曰童。有見而小曰闚。有見固愈於无見也。有見而小。其愈於无見幾何。六二之與九五。正應也。非如初六之遠於五也。然六二以陰暗之資。亦安能觀九五之大觀哉。不過小有所見而已。故御事以東征爲艱。子路以正名爲迂。斯見也。在女則貞。在士則醜。

六三。觀我生。進退。象曰。觀我生進退。未失道也。

必進。忘其身。必退。忘其君。皆失其道也。欲進退不失其道。其惟觀我生乎。生。出也。才德自我出者也。我之才德。可以進而不進。是使赤子不得乳其母也。未可以進而進。是未能操刀而製錦也。六三以柔居剛。其位非正。必進不可也。以順應上。其勢有牽。必退不可也。量己而爲進退。庶乎未失道也。未失者。非深許之辭也。此亦學者事也。若夫聖人。仕止久速。惟其可而已。何必量己哉。六三、九五皆曰觀我生。辭同而德異。六三察己以從人。九五察人以修己。六三似漆雕開。

六四。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象曰。觀國之光。尙賓也。

九五有剛明之德。而四近之。故願仕而觀其光。六四俟明德之君而後進。故其君尊尙之。而賓其人。下不輕一身。則上不輕一士矣。箕子近天子之光。觀國也。王訪于箕子。尙賓也。

九五。觀我生。君子无咎。象曰。觀我生。觀民也。

民之善惡生於君。君之善惡形於民。九五欲觀己之所生。觀於民之君子小人而已。天下皆君子邪。我

庶乎无咎矣。天下有一小人邪。其咎將誰歸。故觀堯舜者以比屋。觀文武者以羣黎。

上九。觀其生。君子无咎。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

君子身有用舍。志无用舍。上九以剛陽之德。而居一卦之極。當无位之地。而負達尊之望。故其志未嘗一日不反觀其德之出於己者。吾之德其皆君子耶。乃无過咎何也。吾之身不爲天下之所用。而吾之德爲天下之所仰。豈以身之約而志之安乎。故曰志未平也。子思之在魯。子方之在魏。裴晉公之在綠野。其身彌退。其憂彌重。故君子无位而有憂。小人有位而无憂。

☲☳ 震下離上

噬嗑。亨。利用獄。

食有梗。治亦有梗。梗食者齧。梗治者決。不齧則味不合。不決則治不通。嗑。合也。亨。通也。曰利用獄。獄。刑人之事也。何利乎用獄也。獄廢則梗存矣。

彖曰。頤中有物。曰噬嗑。噬嗑而亨。剛柔分。動而明。雷電合而章。柔得中而上行。雖不當位。利用獄也。

卦形、頤之象。九四、頤中有物之象。三剛三柔。分而不雜。明而辯也。震動離明。雷震電耀。明而威也。六五以柔居五。雖不當位。然利在用獄。不過剛也。然則治獄者。明以察情。非矜其明。威以懲惡。非尙其威。一聽於六五仁厚中和之君而已。此先王治獄之本意。

象曰。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勅法。

威取諸雷。明取諸電。然曷嘗黷刑哉。以此明罰敕法而已。罰者。刑之薄。法者。刑之先。先。故知而不敢犯。薄。故懷而不忍犯。金作贖刑。明罰也。象以典刑。勅法也。

初九。屨校滅趾。无咎。象曰。屨校滅趾。不行也。

屨校不懲。必至荷校而械其首。滅趾不誡。必至滅耳而獻其馘。初九之小人。能懲於薄刑。止其惡而不行。則不貽上九惡積罪大之凶禍矣。故庶頑以撻而格。王馹以兀而賢。朝爲小人。暮爲君子。豈特无咎而已。

六二。噬膚滅鼻。无咎。象曰。噬膚滅鼻。乘剛也。

自二至五。皆曰噬何也。三臣分去惡之任。一君當去惡之主也。然六二之去惡。則爲差易。何易乎六二也。及初九之淺也。初與四爲應。四於卦爲校。二能絕其應而不通。則四自孤而无與矣。故吳濞非楚則反不決。燕旦非上官則謀不發。膚者患之淺。鼻者氣之通。豈惟六二以中之德而去惡哉。亦居大臣之位。乘初九之上也。故曰乘剛。德與位偕。又何咎矣。六二、六三、六五。有衆齒上下噬齧之象。

六三。噬腊肉遇毒。小吝。无咎。象曰。遇毒。位不當也。

六三之去惡。視六二則難矣。何難乎六三也。九四爲一卦之梗。若腊之堅而難噬也。噬之則遇毒而傷齒矣。而況齒之弱者乎。六三以柔弱之才。居剛決之位。此弱於齒而噬夫堅者也。能不遇毒乎。故曰位不當也。然則欲去惡者。可使才不稱位乎。百揆非舜。則去四凶以安民。祇以危民。司寇非仲尼。則誅正

卯以治魯。祇以亂魯。然小吝而无咎者。能度其才而噬其小者。庶乎吝而不至於咎矣。

九四。噬乾胏。得金矢。利艱貞吉。象曰。利艱貞吉。未光也。

九四。一卦之梗也。乾胏。有骨之肉。一味之梗也。九四自爲梗。而曰噬乾胏。噬之者誰也。以九四噬九四也。曷爲以九四噬九四也。以九四剛直之大臣。噬九四強梗之大臣也。居大臣之位而近君者。豈一人而已哉。舜與共驩雜處堯朝。周公與管蔡竝居周位。去共驩管蔡之強梗也。故得金矢以鑽乾胏。則骨去而肉可噬。得剛直以去強梗。則惡去而治可通。金言剛。矢言直。剛惡者爲乾胏。剛善者爲金矢。然猶曰利艱貞吉。蓋去惡實難。非正固。則必敗於怯。漏於疎。訓色變。怯也。蕃宣章。疎也。然有強梗者。天下之不幸。去強梗者。聖人之不得已。故曰未光。

六五。噬乾肉。得黃金。貞厲。无咎。象曰。貞厲无咎。得當也。

屯之九五。陽剛之君。而大正則凶。噬嗑之六五。陰柔之君。而噬強梗則无咎。何也。彼无助。此有助也。曷爲有助也。噬嗑之強梗有三。而六五以離明之君。體中正之德。又得九四剛正之助。則去惡何難焉。而況初九強梗之淺。上九強梗之衰。又皆无位而无勢。其近君而逼者。九四一臣而已。而九四同位之剛直者。自足以噬之。至于六三。亦協力以噬之。若夫初九之強梗。則六二已折其萌而噬其淺矣。則六五之君何爲哉。惟一上九惡積罪大之小人无位已衰者爾。主之以六五中正之君。輔之以九四同位剛直之臣。加之以六二六三協力決齧之助。則上九之乾肉何難於噬哉。故曰得當。言勝其任也。霍禹之

兵權已解。李輔國之過惡已極。故宣帝、代宗除之不難也。然猶曰貞固危厲。謹之至也。去強梗、除元惡。豈可忽哉。黃、言中、金、言剛。

上九。何校滅耳。凶。象曰。何校滅耳。聰不明也。

初九滅趾。故惡不行。上九滅耳。以聰不明。使耳而聰。聰而明。則聞過而改久矣。何至於惡積罪大。而受大戮之凶乎。商鞅不聽趙良之言。蕭至忠不受宋璟之諫。故及。

䷕ 離下艮上

賁。亨。小利有攸往。彖曰。賁亨。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上卦本坤。而上六之柔來文九二之剛。文雖柔而質剛。又中正。故亨。下卦本乾。而九二之剛上文上六之柔。文雖剛而質柔。又非中正。故小利有攸往。乾下於坤。而中爻升於坤之上。故爲天文。以乾坤之變言也。離明炎上。而艮止之。則火之氣焰鬱積光華而成文。故爲人文。以離艮之體言也。天文之著者。三辰五行之象。觀之可以察四時之變。人文之著者。三綱五常之典。觀之可以成天下之化。大抵質者物之辯。文者物之雜。周官畫繪之事。雜五色。曰玄與黃相次。又曰青與赤謂之文。賁天玄地黃。火赤山青。

象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

山下有火。賁。解已見上。賁、文明之卦。而大象言明。不及遠。言政。不及獄。明用於政。則文不蔽。明不及獄。

則明不矜。明庶政。離也。无敢折獄。艮也。

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象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

君子。斯文之所在也。達則振斯文以飾天下。窮則卷斯文以飾一身。初九以剛正之資。秉文明之德。而在下无位。斯文其廢乎。亦還以飾天下者飾一身而已。斯文未廢也。賁其趾。飾其身之所行也。何以飾其所行。惟義所在而已。義在仕。舍徒而車。義在止。舍車而徒。仕患无其時。今居賁飾文明之時。時患无所主。今近六二文明之佐。然初九舍乘車而從徒行者何也。二吾近。而非吾應也。四吾應。而吾遠也。遠者不得從。近者不強從。何也。義也。夫以初九之賢也。六二又賢也。然初九猶不強從於六二。非其與也。賢而非其與。且不從。而況非其賢者乎。故太公非不賢。而伯夷不從之以諒武王。侯霸非順指。而嚴光不從之以事光武。初九賁世之放民也。亦賁世之榮光也。斯世而有斯人。非榮乎。

六二。賁其須。象曰。賁其須。與上興也。

士有待而後發。未有不待而發。士有求而不應。未有不求而應。非珍身也。珍道也。珍吾道。猶汙吾道。而況貶吾道乎。六二。主一代文明之大臣也。遠自坤之上六。惠然而來。以佐興文明之治者也。然非六五文明以止之君。有化成天下之文。秉中正柔順之志。以求六二之飾已。六二肯輕就乎。故曰賁其須。須來也。亦待也。意興於上。吾與於下而已。與許也。故曰與上興也。下有禮樂之文。而上未遑。君子惜其不待求而發。上有禮樂之問。而下无對。君子恥其求而不能應。雖然。寧取房杜。毋惜賈誼。房杜不能。必有

能者矣。至曰未遑。舉吾道而委溝矣。惜也。誼知易之賁。未知賁之須也。

九三。賁如濡如。永貞吉。象曰。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

賁德盛在九三。其千載一時乎。其當堯之文章。周之禮樂之世乎。蓋九三處文明之任。聚剛柔之文。二與四以柔而文三之剛。三以剛而文二四之柔。制作備矣。文物著矣。譬之於物。光華潤澤。其如沃而濕之乎。詩曰。六轡如濡。言光潤之至也。夫立君臣父子之分。以爲禮樂法度之文。鴻荒之世。其理具。其法隱。伏羲之世。其法立。其文麤。堯舜成周之世。其法備。其文著。既備矣。既著矣。又何加焉。曰守之。自天高地下之象。至廉遠堂高之勢。此百聖之功。千載之積。豈一手一足之力哉。文之始難成。而文之成易壞。今賁飾之文如濡之著。夫何爲哉。永貞固以守之。則下不陵上。卑不陵尊。而萬民定。天下安矣。故周禮存則魯安。周籍去則周衰。

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象曰。六四。當位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也。

上九以乾文坤。以剛文柔。六四之柔。從上九之剛。可謂有白受采之質矣。然隔於六五。而不得親受飾也。賁如皤如。其質可受上九之賁也。白馬翰如。其志願從上九之急也。質美而受飾。志急於從飾。可也。然隔於六五之君。閒而憂疑怨尤。則不可也。何也。六五與六四。其德同於柔順而相親。非寇讎也。故聖人釋其疑。解其尤。而曰。位雖若隔而可疑。德則相親而終无尤也。故許行能使陳相不識陳良。而徐辟能使夷之見孟子。許行、相之寇也。辟非夷之之寇也。婚媾之親也。

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象曰。六五之吉。有喜也。

六五文明以止之君。兼羣臣藻飾之業。成天下文明之化。六五其遂足乎。曰未也。方且垂雲漢昭回之光。下飾丘園高蹈之士。將以幣帛厚意之禮。招而致之。不使天下有一賢之遺。文治有一毫之缺。此賁之至盛也。然聖人猶曰吝終吉者。幣有所宜施。亦有所宜吝。吝之於非其人。然後施之惟其人矣。吝。故榮榮。故喜喜。故吉。賢者榮之而畢赴。喜孰大焉。百里入而秦喜。樂克用而軻喜。吉孰大焉。然賁之時猶有士之隱於丘園。非六五之恥乎。且隱丘園者孰哉。初九義不乘六二之車。舍之而徒行者。是也。六二不能致初九。而六五之君乃能致之。六二異乎子房。而六五之賢於高祖。可以爲六二歉而爲六五賀矣。六五何恥焉。故曰六五賁之至盛也。六五坤體。坤爲吝嗇。故曰吝終吉。嗚呼。六五之賁丘園。其湯之莘。高宗之巖。文王之渭乎。

上九。白賁。无咎。象曰。白賁无咎。上得志也。

易窮則變。文窮則質。上九居賁飾之極。文之窮也。救文之窮。其惟質乎。故曰白賁。白者。質素而无色也。上九居賁之世。自下卦之二分而文上六之柔。志在成賁也。不成賁以吝。而成賁以白。然後賁之治成。而賁之敝不作。不敝。故无咎。无咎。故得志。布被於窮奢之時者。未爲矯。而齊詐非其人。瓦器於美新之俗者。未爲陋。而閭仕非其世。固有似白賁而非者矣。

誠齋先生易傳卷七

☶☶ 坤下艮上

剝。不利有攸往。彖曰。剝。剝也。柔變剛也。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尙消息盈虛。天行也。

剝。落也。自一陰之姤。生而愈長。進而愈上。至於五陽。爲五陰矣。五陰盛而外一陽。小人衆而外一君子。故君子不利有所往。此君子處剝之道也。然則不利有所往。其遂聽天下之自亂乎。聖人固曰。盍觀諸剝之象乎。坤順艮止。止亂以順。止小人亦以順。故解黨禍者。陳寔之臨。延唐祚者。方慶之對。皆順而止之。非逆而激之也。此君子治剝之道也。然天亦豈忍天下之久剝乎。五陽消矣。消極必息。五陰盈矣。盈極必虛。故剝極而七日來復。是以君子尙之也。於是乎知有天道。蓋天道已行矣

象曰。山附於地。剝。上以厚下安宅。

五陰盛而剝一陽。爲小人剝君子。言剛柔也。高山摧而附下地。爲下民剝君上。言坤艮也。厚其地。山不摧。厚其民。上不危。

初六。剝牀以足。蔑貞凶。象曰。剝牀以足。以滅下也。

天下之勢若處屋。屋上庇。牀下承。人中處者也。害人者。先壞其牀之足。害國者。先壞其國之足。君子者。

人主之股肱也。非國之足乎。小人之滅正道。消君子。剝牀之足者也。正道滅。而後凶于而國者隨之。王章不誅。漢不亡。任愷不去。晉不亂。故剝始於滅下。其流及上。一柔自下首變一剛。故有剝足之象。

六二。剝牀以辨。蔑貞凶。象曰。剝牀以辨。未有與也。

辨。牀之幹也。牀有幹。國亦有幹。大臣。國之幹。二。大臣之位。今二柔進而變二剛。此小人進爲大臣。而退君子之大臣也。其當罷九齡相林甫之日也與。五陰一陽。陽孤且外。孰爲之與。故曰未有與也。未有者。聖人猶待其有也乎。

六三。剝之。无咎。象曰。剝之无咎。失上下也。

六三陰類。不應其類。而獨應上九之陽。內則失上下羣陰之心。外亦未能爲一君子之助。然許其无咎者。勸之之辭也。程子以呂強當之。

六四。剝牀以膚。凶。象曰。剝牀以膚。切近災也。

五。君位也。其象身也。剝牀及膚。災近於身。小人近尊。災切於君。四陰自下而進。黨日衆。勢日成。災其君必矣。其當莽卓、憲、冀、林甫、國忠、權盛之日乎。

六五。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象曰。以宮人寵。終无尤也。

六五羣陰之類。亦羣陰之主。能總羣陰以聽命。而止其害正。能調羣陰以恩倖。而止其弄權。乃六五柔得尊位。順而止之之道也。魚宮人。陰類也。謂下四陰也。貫者。聽而總之也。寵者。心以倖之也。如是。庶乎

羣小不爲害矣。无不利者。言不爲害而已。非盛世之大利也。其唐之代宗乎。使文宗忍錄過甘露。何由而作。

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剝廬。象曰。君子得輿。民所載也。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

上九當五陰竝進之日。衆陽剝落之餘。一陽獨存。其猶歲寒百果搖落之後。尙餘一碩大之果。而不爲所食邪。亦危矣。當是時。君子至孤矣。而猶曰得輿而民所載。小人極盛矣。而猶曰剝廬而終不可用。何也。陰極生陽。亂極思治。白公之亂。楚幾亡矣。而國人望子高之來。卒安楚者。子高也。此君子得人而民所載之效也。羣小剝正道以覆邦家。如剝牀焉。自足及幹。自幹及膚。猶不已。必剝其室廬。此大廈將顚之時也。有國者亦可以少悟矣。惡來亡商。尹氏亡周。椒蘭亡楚。斯、高亡秦。張禹、胡廣亡漢。賈充亡晉。守澄、令孜亡唐。此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之效也。曰終不可用。儆之之至也。五陰載一陽。庶民載一輿之象。

一陽庇五陰。廬之象。坤爲大輿。

䷗ 震下坤上

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彖曰。復亨。剛反。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利有攸往。剛長也。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復何以亨。曰剛反。何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曰動而以順行。何以反復其道。七日來復。曰天行。何以利有攸往。曰剛長。陽窮於剝之上。必及於復之下。反歸也。陽歸爲主。陰去爲客。主安得不亨。故復之亨以

剛之反。喜之之辭也。震一陽動而進。坤羣陰順而退。陽既入而處於下。又將出而進於上何。必欲速。疾。速也。復而臨。臨而泰。三陽朋來。則復不孤。何患有咎。故動而以順行。則自然出入无疾。朋來无咎。俟之之辭也。天道之行。消則息。終則始。觀息之出入。物之榮枯。日之朝夕。月之晦朔。歲之冬春。逝者如斯。不舍晝夜。曷嘗頃刻而息哉。故天行則自然反復其道。七日來復。慰之之辭也。七日者。自坤之初六。一陰生於午。至復之初九。一陽生於子。七月也。而曰七日。猶詩一之日二之日也。陽長則萬物望生息之功。君子長則天下望平治之福。豈得止而不行哉。故剛長則利有攸往。勉之之辭也。聖人極言復之亨矣。无咎矣。利矣。又一言斷之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然則孰爲天地之心。動而生物。是天地之心。貴陽賤陰。是天地之心。長君子。消小人。是天地之心。天地之心。不可見也。聖人觀於復而見之。又提之以示人。有天下者。可不求彼之心爲此之心乎。體之聖。失之愚。履之治。舍之亂。聖、愚、治、亂。此心而已。

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雷、陽也。地、陰也。冬至之日。涸陰雖冰於地。冰、古凝字。此古義之屬有存者。上一陽已萌於地中。故萬物皆寒。井水獨溫。自閉關以下。皆聖人順天時之一端也。如後世月令是已。

初九。不遠復。无祇悔。元吉。象曰。不遠之復。以修身也。

卦義爲君子道長。象義爲承順天時。爻義爲反復於善。易之道无不含羅也。吉凶悔吝生乎動。下卦震而動之初。初九動而復之初。動而過。過而忘反。反而已遠。凶之道也。豈特有悔而已。初九動而卽復。不

遠而復也。動生於心。復亦生於心。復心一生。動心自寂。君子以此修身。吉之大也。何悔之有。故仲尼以顏子當之。謂其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幾者動之微。知者復之微。大哉知乎。故大學在致知。人心之知至。卽天地之陽生。陽一生。天地復。知一至。君子復。

六二。休復。吉。象曰。休復之吉。以下仁也。

初九不遠復。復未形之過也。六二休復。復已形之過也。何以知六二爲復已形之過也。初而卽復。一過亦无。何形之有。二而後復。已一過矣。動而一過。過而後求休息。以補劓而息黥。非二過而何。雖然。不有初九克己之仁人。則六二无輔仁之友。不有六二降心於仁人。則六二无不仁之益。故微曾子、子夏不聞喪明之罪。微子游、曾子不察襲裘之過。故初九己復。六二人復。

六三。頻復。厲。无咎。象曰。頻復之厲。義无咎也。

初九无一過。六二二過。六三三過。是屢過屢復也。故爲頻復。厲。厲危也。非頻復之危也。危而无咎者。復於義。則无咎也。曾通引此文曰。頻復非危。頻過爲危。復義。故无咎。蓋隱括之詞。非本文。聖人危其頻過。故曰厲。以儆之。開其頻復。故曰无咎。以勸之。蘧伯玉行年六十。而知五十九非。而其使人亦告仲尼以欲寡其過而未能。伯玉且然。而況不爲伯玉者乎。故曾子一日三省其身。伯玉歲省。曾子日省。學者時省。其庶乎。

六四。中行獨復。象曰。中行獨復。以從道也。

六四居上下四陰之間。而處其中。故爲中行。不從四陰。而獨應初九之一陽。故爲獨復。居中得正者。道

也。應一陽之君子。亦道也。故曰從道。此如夷之焉。因徐辟而見孟子。視陳相則優。不可以爲公孫丑、萬章。故未許之以吉、无咎、无悔。

六五。敦復。无悔。象曰。敦復无悔。中以自考也。

六五當陽長之時。居君尊之位。危可復於安。亂可復於治。亡可復於存。猶運之掌也。然僅能敦復无悔者。柔而已。惟其柔。故一陽疏遠。而不能援也。四陰強盛。而不警也。則亦僅能成中材之主而已。其周襄王、漢元帝之徒與。考成也。敦。厚也。六五、坤之中。坤厚。故曰敦復。然猶其復者。襄王出而復。元帝搖而復。

上六。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象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

上六以陰柔小人之極。居亢滿大臣之位。遂其姦而不改。迷於邪而不復。故凶于而身。則天災人眚之畢集。凶于而國。則師敗君凶而不振。盧杞是也。害眞卿。沮懷光。天下皆以爲姦邪。而德宗獨不覺其姦邪。伐叛之師未反。而朱泚之變已作。奉天之圍未解。而梁州之幸已嚴。自是而後。姑息之政行。強藩之勢成矣。至于元和。乃始克征。何啻十年而已乎。乾之上九。爲君之亢。復之上六。以其國君凶。則國君者。六五也。以之者。上六也。傳曰。凡師能左右之曰以。曰反君道者。君道在復。今六五之君道。乃爲上六所左右。至於迷而違之。何復之有。彖曰剛反反、言歸也。寇退。曾子反。是也。上六曰反君道。反、言違也。文質相反。是也。

䷲ 震下乾上

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程子曰。動以天。故无妄。動以人欲。則妄。此得聖人本意矣。誠者天之道。妄者人之欲。无一毫之妄。誠之至也。无妄所以元亨者。利在貞而已。正則誠。邪則妄。若匪正而動。則動必有眚。而不利有攸往矣。非无妄之不利於往也。不正而妄。則不利於往也。若堯舜之禪。湯武之師。禹之治水。動以天也。子噲之遜。苻堅之師。鯀之治水。動以人也。

彖曰。无妄。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內。動而健。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命也。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祐。行矣哉。

下震本坤體。初九自坤之上而來居坤之下。爲震。故曰剛自外來。卦之成以震爲主。震之卦以陽爲主。下卦爲內。故曰爲主於內。震動。乾健。動以天也。故曰動而健。九五之君。以剛健中正倡於上。六二之臣。以柔順中正應於下。其動豈有妄乎。故曰剛中而應。此其所以動而大亨也。何爲動而亨也。動以正也。何爲而能動以正也。動以天也。何爲而能動以天也。天實命吾動也。故武王誓師曰。天命文考。肅將天威。天命文武以動。文武其得不動乎。然則天命文王。而武王何自知之。民之所欲。天必從之。故也。八百國。三千臣。億兆人。以天之命詔武王。而武王乃伐商。是謂動以天。舉國之諫。亦以天之命止苻堅。而堅必伐晉。是謂動以人欲。當堅之時。內外无事。可謂小康。是亦无妄之世也。而堅匪正妄動。往將何之。宜其敗亡。而天命不祐也。非天不祐也。天亦不能祐也。行矣哉。言必不行也。

象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

行於天之下。而鼓於物之上者。其雷乎。雷以時行。而不妄行。物與雷俱出。而不妄出。蓋雷宜收而行。則物稽於藏。雷宜行而收。則物滯於達。物之无妄。視雷之无妄。故曰物與无妄。先王之育萬物。亦體雷行及時之義。對越而茂勉之爾。董仲舒引書曰。茂哉茂哉。古茂懋通。

初九。无妄。往吉。象曰。无妄之往。得志也。

九本乾之體。初居震之始。所謂動以天者也。動以天而无妄。焉往而不吉、不得志哉。雷動於初。而不妄萬物。一歲之盛福也。聖人動於初。而不妄萬民。一世之盛福也。故伊尹戒太甲以謹厥初。周公戒成王以在厥初。然則高宗三年不言。威王三年不飛。何邪。非不動也。謹於初動也。是惟无動。動而得志矣。

六二。不耕穫。不菑畬。則利有攸往。象曰。不耕穫。未富也。

初九動之始。六二動之繼。是故初耕之。二穫之。初菑之。二畬之。爲二者。何必矜其能耕且菑。而妄動以變初之成哉。一矜而動。卽動以人欲。子玉變子文之政。參遵何之法。子玉爲能。參爲不能矣。然能者敗。不能者安。六二順而中。不矜能。則焉往而不利。雖不耕不菑不求。富貴在其中矣。未富者。實富而名未富。

六三。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象曰。行人得牛。邑人災也。

六三震終而近乾。動以天也。无妄之至也。震卦而坤爻。以靜處動也。動而未嘗動也。吉凶生乎動。今六

三未嘗動。而災。是謂无妄之災。災自我來。自我得。此有妄之災。非我來。而我得。此无妄之災。既无妄。奚而災。曰事固有不相及而相遭者。城失火。池魚殃。魯酒薄。邯鄲圍。今有牛繫於斯。問主之者誰。莫知也。問繫之者誰。莫知也。故稱或焉。然牛之繫於斯。惟其存於斯。使塗之人夜半取之而去。則主之者與繫之者出而訟之矣。當是時。塗之人不可得而訟。可訟者邑居而已。居者奚罪焉。蓋不幸罹災耳。此非无妄之災乎。故仲尼被圍。貌偶似陽虎也。不疑償金。偶與亡金者同舍也。六三无妄而災。六三可无媿矣。故災至无媿者。聖賢君子之所能也。无妄免災者。非聖賢君子之所能也。災非无妄之所能免。而小人行險妄動以求免。不亦遠乎。楚恭王出游。亡烏號之弓。左右請求之。王曰。止。楚王失弓。楚人得之。何必求之。孔子聞之。曰。惜乎其不大也。不曰人遺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楚也。行人得牛。邑人災也。有得則必有失。何足以爲得乎。塞翁喪馬。曰。焉知其非福。及其得馬。又曰。焉知其非禍。塞翁之於得失。其有見於此乎。楚恭王以下。皆從學易記增。

九四。可貞。无咎。象曰。可貞无咎。固有之也。

九四以剛居柔。此豈妄動者哉。故許之曰。可以貞固而守此道。則无咎矣。又堅之曰。能貞固而守之。則可以有之而不失矣。此回之擇乎中庸而不失。所以異於不能朞月守者也。

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象曰。无妄之藥。不可試也。

五以剛健中正而居尊。二以柔順中正而正應。此无妄之至也。无妄之至。而猶有疾。則如之何。聽其自

作。信其自愈而已。然則有疾而不治可乎。曰。有有妄之疾。有无妄之疾。犯寒暑。荒酒色。如是而得疾。有妄之疾也。不治者死。耳目聰明。血氣和平。如是而偶疾。无妄之疾也。治者亦死。不治有妄之疾而死者。晉景公、齊桓侯、是也。不治无妄之疾而不死者。仲尼、蘧子馮、是也。故无妄之疾不藥。无妄之藥不試。則疾自愈而有喜矣。无妄之疾。无疾之疾也。勿藥可也。无妄之藥。无害之藥也。亦不可試何哉。蓋善養生者。主粱肉而寇藥石。藥固无害矣。吾无疾焉用藥。藥无害。猶不可試。而況有害者乎。故孔子曰。某未達。不敢嘗。聖人不試无妄之藥。而秦人以未富強爲疾。補之以商鞅之烏喙。晉人以未清虛爲疾。下之以王衍之甘遂。藥之功何如哉。故有苗疾虞。而禹班師。泰和自此充。越人非疾漢。而武帝興師。虛耗自此痼。

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往。象曰。无妄之行。窮之災也。

无妄之世。六爻皆无妄也。故至上九。聖人亦許之以无妄。然許之未幾。而戒之以行有眚、无攸利者。何也。无妄之爲卦。動卦也。然必動而不妄。乃許其動。動萬物者。莫迅乎雷。宰萬物者。莫尊乎天。雷動乎下。而非天宰之於上。則雷不發而震。物必有札傷者矣。天下雷行。雷制於天也。初九發造化之始。六二成造化之終。有必不可不動者。是爲動而无妄。故聖人許其往吉往利。造化成矣。譬之農焉。初九耕之。六二穫之。至於六三。處順以廩之而已。九四。安富以守之而已。九五之主人。高拱以饗之而已。上九。入此室處。曰爲改歲而已。使上九居无妄之極。而復欲動而有行。幾何不貽窮之災乎。唐太宗高麗之師。明

皇雲南之師。是已。故二之前有動而无妄。三之後无妄而无動。然則无妄雖曰動卦。吾必謂之靜卦矣。

☶☰ 乾下艮上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畜。聚也。止也。山韞天者。聚之大也。山止天者。止之大也。臣止君以不爲。不若止君以恥爲。吾惟正心以及身。正身以及君。雖不止之以不爲。而君自恥爲矣。故大畜利貞。貞者。正也。利貞。臣能賢也。不家食。君用賢也。君臣相逢。吉孰大焉。雖當險難之世猶濟也。況治平之世乎。

彖曰。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剛上而尚賢。能止健。大正也。不家食吉。養賢也。利涉大川。應乎天也。

君德剛健。則有進而无息。君德篤實。則有韞而无竭。韞而進。進而韞。韞於中者充實。則溢於外者輝光。輝光而進。進无息。則輝光者日新其輝光矣。日月常新。而終古常新。運而无息故也。吾君之德何爲而臻茲。能尚賢故也。其孰爲賢。上九是也。其孰能尚賢。六五之君是也。上九以陽剛之賢。六五以柔順之資。上上九而已下之。不曰剛上而尚賢乎。然則上九臣也。居尊位之上可乎。上之者。非上其位也。上其德也。武尊望曰尚父。康尊畢曰父師。是也。尚亦上也。以五上二位言爲君尚臣。以艮乾二體言爲臣止君。乾爲君。艮爲少男。乾健欲上進。而艮止之於下。此臣之止其君之不善者也。曷爲能止君之不善。有大人正己之德。而潛格其非心也。凡天下之不善。吾皆止而不爲。則不必止其君也。蓋有不止之止者矣。故曰能止健大正也。故袖中之鷁。恥魏徵之見。苑中之游。畏韓休之聞。夫豈待面折禽荒。章交盤遊

哉。不然。三歸之卿。能禁六嬖之霸。貪貨之宰。能杜窮奢之主乎。乾剛健。艮篤實。初、二、三、上、皆陽明。故輝光。天夕則晨。山落則榮。故日新。五應二。故應天。

象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山之體小於天。而能蘊天道。人之心靈於山。而能聚天德。君子之畜其德。聚天德也。何以聚之。誦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言。行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行。多聞多見而默識心通焉。識其在彼。體之在此。賢一變。至於聖。聖一變。至於天。

初九。有厲利已。象曰。有厲利已。不犯災也。

臣止君在初。君受止亦在初。初九陽躁。欲上進之初也。六四以山壓而止之。其必有危言難受。大欲難奪者矣。初九能易其所至。雖知其拂乎吾心。而利乎天下國家。從而已之。則可以不犯天下之災咎矣。舜禹以益之一言。而班征苗之師。受止而能已之也。苻堅以舉國之諫。而不回伐晉之役。犯災也。

九二。輿說輹。象曰。輿說輹。中无尤也。

輿、所以行也。說輹所以不行也。二居中得正。而受六五之止。故中而无尤。太宗欲幸東都。畏魏徵之諫而止。輿說輹之義也。它卦二爲臣。此九二乾爲君。

九三。良馬逐。利艱貞。日閑輿衛。利有攸往。象曰。利有攸往。上合志也。

志乎進者乾之性。止其進者艮之力。乾爲馬。志乎進者也。如君子之畜德者。亦志乎進以行道也。九三

居健之極。上九居止之極。健極則塞者通。止極則嚴者寬。而況九三有初九九二迫其進於下。有上九引其進於上乎。上九艮體而陽德。艮體則止九三者也。陽德則其志合九三者也。前一馬以導之。後二馬以驅之。是良馬四之而相逐者也。其進而不可止也。孰禦焉。而況於有車輿之堅。有兵衛之衆哉。宜其利有攸往也。然聖人必戒之曰利艱貞者。言必難進而進必以正也。又曰閑輿衛者。言必爲之防閑也。初喜其往。卒憂其妄。惟艱惟閑。貞在其閒。畜德君子。行中有止。九二爲輿。衆陽爲衛。

六四。童牛之牿。元吉。象曰。六四元吉。有喜也。

童牛。初九之象也。牿牛在幼。止惡在微。六四居大臣之位。當止健之任。及初九陽之微而止之。則大吉而有喜矣。蓋旨酒糠邱之濫。觴漆器象箸之履霜。

六五。豶豕之牙。吉。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豕牙傷物。而性躁慾。求其牙之不傷。不若使其躁慾之不萌。豶其躁慾之源。則消其傷物之具矣。堯以心惟危。故逸樂慢遊之過絕。湯以禮制心。故聲色貨利之念消。皆豶豕之牙之義也。吉而有慶。孰加於堯湯乎。

上九。何天之衢。亨。象曰。何天之衢。道大行也。

以艮止乾。則爲以臣止君之不善。以二陰止三陽。則爲陰柔止陽剛之羣賢。止君惡者始必止。止羣賢者終必通。而況上九之二陽。與九三合志。與三陽同類乎。良馬相逐。而衢路大通。賢之所以竝進。道之

所以大行。善類之所以光亨也。止惡而不止善。是大畜之義也。有一舜在上。有十六相在下。共驩其能止之乎。

誠齋先生易傳卷八

☶☳ 震下艮上

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彖曰。頤貞吉。養正則吉也。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頤之時大矣哉。

上覆下承。衆口森然。卦之形也。（會通引作艮一陽上覆。震一陽下承。中四偶畫。衆齒之象也。）上止下動。卦之用也。皆頰齒飲食之象。故頤養也。頤之時。聖人養賢。君子可仕之時也。然聖人之所養。君子之自養。貞則吉。邪則凶。故上不可輕施其養。下不可輕就其養。上之所施。必觀其所養之邪正。所養者賢而正。則萬民均得其所養。下之所就。必反觀自養之邪正。自養者實而正。則聖人不失其所養。是養一人而福天下。不曰養正則吉乎。堯舜不得舜。舜舜不得禹。皋是也。天地養萬物。萬物以天地爲天地。堯舜養賢以及萬民。萬民以堯舜爲天地。吉孰大焉。斯時豈易逢哉。故聖人喜之曰。頤之時大矣哉。自求口實。實而非僞也。

象曰。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愼言語。節飲食。

雷生之。山成之。此天地之養萬物也。言出於口。鳴其身。亦寇其身。故欲愼其出。食入於口。腴其體。亦酖其體。故欲節其入。此君子之自養也。然愼言非默。當其可。則諫死不羨括囊。節食非矯。當其不可。則采薇不羨林肉。

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朶頤。凶。象曰。觀我朶頤。亦不足貴也。

下卦三爻。皆下之自養。初九。未粹之君子也。有賢智之資。而淺於自養者也。故以陽明之智。如龜之靈。非无其資也。然見六四之貴臣。則動頤而求養。其智安在。聖人惜之。未絕之也。故既責其舍己而狥欲。又戒之以必凶。又恥之以不足貴。庶其有改乎。子夏之悅紛華。子路之願裘馬。幾是與。朶。動也。震動初應四。

六二。顚頤。拂經于丘頤。征凶。象曰。六二征凶。行失類也。

六二。君子小人之雜也。居下卦之中。有中人之資。而可善可惡者也。惡從善。賤從貴。猶陰從陽也。六二下近於初之賢。既欲下比從之。以養其德。而初非其應。上觀於上九之貴。又欲上比從之。以養其祿。而上亦非其應。於是猖狂妄行。陷於非僻。而不自反。征凶者。妄行而凶也。所以妄行者。善與貴兩從而不擇。下與上兩比而不應。故失其類也。吳起始師曾子。卒棄其母以求仕。李斯始師荀卿。卒棄其學以滅宗。皆失其守而不能自養。兩從而妄行之禍也。自上下下曰顚。言從初九而倒置也。自下上上曰拂。言從上九而違常也。丘。上九也。艮爲山。

六三。拂頤。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象曰。十年勿用。道大悖也。

六三。小人之粹也。上无初九之靈龜。次无六二之兩從。蓋明然拂違自養之正道。而公然敢肆大悖以干利者也。資本陰柔。一也。居不中正。二也。躁欲之極。三也。挾三不正。不知自養。而躁於求養。其伉文八

司馬之徒與。故溫死於衡。宗元死於柳。十年勿用。未爲久廢也。六三之所以至此者。干利而已。聖人斷然曉之曰凶。又曰无攸利。拔其本也。

六四。顚頤。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无咎。象曰。顚頤之吉。上施光也。

上卦三爻。皆上之所養。六二顚頤而凶。初九不應也。六四顚頤而吉。初九應之也。六四以近君之大臣。而下求於初九无位之賢者。是倒置也。而初九陽剛嚴正之德。如虎視焉。六四下而親之。亦望而畏之。非心邪意。不待初九之切磋而自消。其欲進德何如哉。逐逐。言消去也。以此養德。而佐六五之君以養天下。又何咎矣。上施光也。言六四在上。而所施者光大也。周公下白屋。上也。衞青有揖客。薛宣不敢吏朱雲。次也。初九之於六四。有朶頤之戒。六四之於初九。有虎視之畏。下不輕其就。上不輕其禮也。

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象曰。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

六五養天下之君也。陰柔之才。不足以養天下。而反求上九之養己。拂其經常者也。上九位臣而德師。六五安居於貞固而无爲。順從於上九而不違。而天下自得其養矣。此眞聖人養賢以及萬民之事也。何必涉險有爲而後爲聖哉。程子以成王賴周公當之。盡矣。艮止。故不可涉大川。六二拂經而凶。以利動也。六五拂經而吉。以道求也。

上九。由頤。厲吉。利涉大川。象曰。由頤厲吉。大有慶也。

一卦二陽。而初九在下。在上而居師臣之位者。上九而已。六五之君所倚信。而衆陰臣民所畢聽者。故

頤養天下。皆由己出。故曰由頤。然位高德重。必惕厲而後吉。果能惕厲而不自盈。以上九之才。犯險猶必濟。況平世乎。故大有慶也。程子以伊周當之。艮止而利涉大川何也。止極必動。

䷛ 巽下兌上

大過。棟橈。利有攸往。亨。彖曰。大過。大者過也。棟橈。本末弱也。剛過而中。巽而說行。利有攸往。乃亨。大過之時大矣哉。

大過之時何時也。大廈將顛之時也。下橈將蹶。其本弱矣。上橈將折。其末弱矣。此不可爲之時也。而曰利有攸往亨。何也。非天下不可爲之時。无以施天下大過人之才。孰爲天下大過人之才。九五之剛陽君有斯才矣。九二大臣。又斯才矣。九四近臣。又斯才也。九三羣臣。又斯才也。斯廈也。有九五之梁以主之。有九二、九三、九四、松柏杞梓之柱。森然以支吾之。棟雖橈也。廈其可顛乎。不惟不可顛也。又將扶其顛而起之也。而況四剛雖過於剛。而二五乃得其中。爲下者順而從。爲上者說而行。往安所不利而不亨乎。本謂初六。末謂上六。上六君上棟也。初六礎也。亦曰棟者。卦之反爲上六。四陽剛過。故爲大者過。陽大陰小。小往大來。是也。

象曰。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无悶。

木在澤下。木可沒而不可仆。君子以之舉大過人之事。則獨立而不懼。故東征之師。周人之艱。乃周公之易。水在木上。水可濡而不可入。君子以之堅大過人之行。則遯世而无悶。故陋巷之窮。乃顏子之達。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象曰。藉用白茅。柔在下也。

六。柔也。初下也。君子當大過之世而在下。柔以順承。潔以自淑而已。林宗曰。大廈將顛。非一木之支。不忤羣小。獨免黨禍。故无咎。藉承也。茅柔也。白潔也。柔故不忤羣小。潔故亦不汙羣小。巽爲白。

九二。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象曰。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

九二以剛陽之才。居謙柔之地。以下比於初六。此大臣之能下士而得助者也。持是道以當大廈將顛之世。則廢可興。衰可扶矣。木枯而根生。廢可興也。身老而妻壯。衰可扶也。然則大廈之顛何患於不起哉。故曰无不利。蕭何必薦韓信。鄧禹必薦寇恂。所謂大廈非一木之支。太平非一士之略也。巽木也。九二剛過。故爲枯楊。爲老夫。又長女也。故初六爲女妻。初六耦而敷散。根象也。故爲生稊。稊。根也。

九三。棟橈。凶。象曰。棟橈之凶。不可以有輔也。

棟橈者。上六、初六也。而於九三言棟橈凶何也。九三志過銳。力過勇。將欲輔上六之棟。而適以壞之者也。扶傾者傾。必速。支廈者廈。必覆。非扶持之罪也。過於扶持之罪也。九三以陽居陽。故不可以輔上六之橈。陳蕃、竇武以之。

九四。棟隆。吉。有它吝。象曰。棟隆之吉。不橈乎下也。

大過不厭於過。亦不過於過。以四剛振二弱。不厭於過也。以剛處剛。不爲九三之凶。則爲九五之不可久。扶傾拯橈之盛者。其惟四與二乎。皆以剛處柔之力也。上棟下宇。九四非棟也。而曰棟隆者何也。窮

上者必反下。棟折者必易材。九四非棟位也。而棟材也。上六折矣。兌反而巽。則上六自外下而爲六四。九四自內上而爲上九矣。大過之棟。其不巍巍乎其隆哉。退韋賢、千秋。而相丙、魏。退張說、藏用。而相姚、宋。退珣、瑜、執誼。而相黃裳。漢唐之興也勃焉。此棟隆吉之效也。然四與初應。有他志而橈於下之一陰。則咎也。戒之也。

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象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老婦士夫。亦可醜也。

振大過之世。患无剛陽之臣。有剛陽之臣。患无剛陽之君。九五、剛陽之君也。今乃僅能无咎而已。既无譽。又不可久。又可醜。何也。九二不應。而比於初。九三有志。而過於勇。九四有材。而不居棟之位。九五以剛居剛。過於剛而輕於舉。三陽不爲之用。而獨倚上六陰邪之小人以爲助。魯昭公欲去季氏。而倚公衍、公爲。邵陵厲公欲抑司馬氏。而倚曹爽。唐文宗欲除宦寺。而倚訓、注。何可久之驗也。木枯而華。是速其枯也。故何可久。男未室曰士。女已嫁曰婦。士夫。九五。无助也。老婦。上六。居一卦老陰之極也。以已嫁之婦而失節。娶失節之婦而復老邪。无恥之甚。故可醜也。

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象曰。過涉之凶。不可咎也。

程子謂上六以陰柔處過極。不恤危亡。履險蹈禍。是也。孔氏、楊氏、以爲龍逢、比干。非也。二子豈陰柔者哉。水溢而過於涉者。不足以濟川。而徒沒其頂。任重而過其才者。不足以濟難。而徒滅其身。爲衍、曹爽、訓、注以之。其凶大矣。而曰无咎。非无咎也。不可咎也。當自咎而已。

☵☵ 坎下坎上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尙。彖曰。習坎。重險也。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維心亨。乃以剛中也。行有尙。往有功也。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

坎本坤也。乾一陽交其中。而生水。水內陽而外陰。故其明內景。離本乾也。坤一陰交其中。而生火。火內陰而外陽。故其明外景。一陽交於二陰之中。亦陷於二陰之中。故水爲坎。坎陷也。險也。鑿險而陷物曰坎。坎用牲是也。習重也。習吉是也。上下重坎。故曰習坎。陽動。故曰水流。陷於中而未出。故曰不盈。水惟險則行。故曰行險。中實。故曰孚信。剛在中。心象。故曰心亨。險惟行則濟。故曰往有尙。又曰有功。天險上卦。地險下卦。王九五。公九二。法天之不可升。故設卑高貴賤之嚴。法地之不可踰。故設城郭溝池之固。有險之時。不可不濟。无險之用。不可不設。故曰大矣哉。習坎之上。疑脫一坎字。蓋八卦无複名。

象曰。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

水一至則易竭。再至則方增。君子法再至之水。以此進德。以此教民。皆方增无倦之意。洊。再也。

初六。習坎。入于坎窞。凶。象曰。習坎入坎。失道凶也。

初六陰柔之小人。設險以陷君子。猶以爲未。又設險中之險。坎。險也。窞。險中之險也。虞翻曰。坎中小穴曰窞。以坎爲未險。而復穴其中。其陷君子不遺餘巧矣。然穽人者必自穽。險人者必自險。紿道而陷善類。未有不自陷而凶者也。故宦者盛而黨錮興。黨人死而宦者滅。初居坎之最下。故爲窞。初一爻。穴之

象。會通引此云。重坎之下。故爲窞。偶畫。穴之象。

九二。坎有險。求小得。象曰。求小得。未出中也。

九二其羑里之事耶。以剛毅之德。行中正之道。九二何罪焉。逢二陰之有險。而陷其中。此君子之不幸也。惟以剛居柔。勿以剛競。而以順求。庶乎小濟。可大濟不可。小得。未出二陰之中故也。

六三。來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勿用。象曰。來之坎坎。終无功也。

六三以陰柔之資。處剛強之位。此小人欲爲猖狂之舉。妄意於見用而徼功者也。聖人則曰。新人宜勿用。用之終无功。何也。欲有所來。而退乎下。則入于險中。欲有所之。而進乎上。則犯夫重險。進退皆險。故曰坎坎。遇險因欲濟也。然倚奸險之人以求濟險者。祇益其險也。阻且枕。枕。倚也。入於坎窞。益其險也。訓、注、是已。

六四。樽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象曰。樽酒簋貳。剛柔際也。

濟險者。衆則易。孤則難。九二求出險而未能出。蓋內水所陷者深而不盈也。必外水洊至。則二水合而寖盈矣。六四。外水之再至者也。恃再至之勢。而不交於內水。則內无主。九二。內水之先至者也。恃先至之源。而不納夫外水。則外无援。六四之與九二。必也相交以禮。相示以質。相通以信。則庶乎險難之可濟。而終无咎矣。平交懽於勃。而漢始安。嶠自結於導。而晉復振。樽酒簋貳。禮也。用缶。質也。納約。信也。自牖。內外之通也。剛九二。柔六四。際。交際。六四九二非應也。而交際者。九二。內水之主也。六四。外水始至

之客也。古語曰。同舟而遇風。則胡越相應如左右手。其九二六四之謂與。約。如約信盟誓之約。

九五。坎不盈。祇既平。无咎。象曰。坎不盈。中未大也。

險難之濟否。視君子小人之衆寡。小人衆而君子寡。則一君子不勝衆小人。羣臣皆小人。而人主孤。則一賢君亦不勝羣小。九五以剛中之德而履尊位。又有九二剛陽之大臣以佐下風。可以濟險有餘矣。然而僅能无咎者。如水之不盈而未平也。曷爲其不盈而未平也。陷於上六六四之中而未出也。唐之代宗、文宗是也。代宗陷於藩鎭之險而未能出。惟郭子儀可以出之。然子儀自陷於朝恩、輔國、讒波之中。文宗陷於宦寺之險而未能出。惟裴度可以出之。然度自陷於元稹、程异、浸潤之內。然則二君其如羣小何。二臣其如二君何。中未大也。君雖有剛中之德。亦終不能成大功而已矣。九五九二君臣皆陷於二陰。

上六。係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象曰。上六失道。凶三歲也。

君臣相正。國之肥。主聖臣賢。天下之盛福。上六安足以知此哉。挾陰邪之資。竊權勢之重。而乘九五之上。立九五之前。此小人蔽君之明而制之者也。文宗曰。周赧、漢獻、受制於強諸侯。今朕受制於家奴。殆不如赧獻。此坎之九五。逢四陰之衆。而又制於上六之強者與。然上六豈終免乎。宦寺誅而唐亦以亡。此徽纆叢棘之禍也。三歲執之而不得者。強也。亦三歲而凶者。窮也。其暫雖強。其窮必凶。

☲☲ 離下離上

離。利貞亨。畜牝牛。吉。彖曰。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柔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

離者。明卦也。曰利貞亨。畜牝牛吉。何也。明蔽。必察明而養之以正。乃亨。故曰利貞亨。明過。必剛明而養之以柔。乃吉。故曰畜牝牛吉。牛。柔畜也。牝牛。柔之柔者也。離之義、麗也。火出於至无。生於至虛。麗於薪。則无者有。虛者實。薪盡則復。初五在上。君也。天也。二在下。臣也。土也。君臣以明相重。各矜其明。而明无所麗。是猶日月不麗乎天。百穀草木不麗于土也。可乎。君之明麗乎正。卽日月麗乎天。其明彌高。而不流於顯。宗德宗之察。臣之明麗乎正。卽百穀草木麗乎土。其明彌厚。而不墮於韓非晁錯之薄。此唐虞三代君臣之明也。其化成天下。宜哉。柔中。謂六五。柔正。謂六二。牝牛。謂二陰。皆坤。坤爲母牛。畜養也。

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

明之奇者。其明孤而匱。明之兩者。其明續而久。曷謂明兩。六五不矜其明。而續以六二之明。是日所不及。而續以月。君所不及。而續以賢也。故日月之明。終古不忒。大人之明。四方畢照。辨忠邪。知疾苦。燭幽側。慮久長。皆照四方之謂。

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象曰。履錯之敬。以辟咎也。

初九以文明之德。剛陽之資。居離明之初。如火之始然。日之始旦。雖在下而未升。无位而未進。而其踐履之實。錯然璀璨於天下。已不可掩矣。學易記引此。未進下作其文明之德已不可掩矣。非晦其明。則衆之所忌。咎之所集。敬

者。畏謹以晦其明也。故无咎非无咎也。敬畏以辟之也。履錯然。敬貌。猶云踧踖盤辟也。（履錯以下十二字。從學易記增。）

夫子之少也。孟僖子已知其聖矣。然聖德彰而衆忌興。晏子、子西之賢。然且疑其害於國。於陳蔡大夫乎何誅。曰聖。則吾不能。聖則吾豈敢。事君盡禮。爲禮必敬。恂恂閭閭。似不能言。故匡人不能殺。桓魋不能害。不然。何以辟咎哉。

六二。黃離。元吉。象曰。黃離元吉。得中道也。

六二當文明之世。居大臣之位。而能以謙柔之德。體中正之道。此其所以獲甚大之吉。爲一卦之盛也。周公公孫碩膚以之。黃者。中之色。

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象曰。日昃之離。何可久也。

君子哀樂必類。曹大子聞樂而嘆。君子曰。非嘆所也。故子於是日哭。則不歌。九三歌未畢也。而嗟又繼之。哀樂不類何也。年過而耋。位過而昏。如日之昃也。其能久乎。免此者其惟衛武公乎。九三下卦之極。故爲日昃。爲大耋。離爲日。九老陽。三不中。故昃。

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象曰。突如其來如。无所容也。

九四乘羣下之上。逼近君之位。而席內外重火之氣。燄。故其興暴。然其來突然。若有縱焚之勢而不可撲滅者然。下則九二剛強而不可入。上則六五中正而不可犯。此其火必至若燼而死。若灰而棄焉耳。何也。進退皆无所容也。管蔡楚子圍晉智伯、以之。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象曰。六五之吉。離王公也。

六五以文明之德。履至尊之位。而逼於九四之強臣。亦危矣。然能以柔居剛。晦之以柔。故明之以剛。始之以憂。故終之以吉。涕而嗟。憂之至也。然孰知沱若之涕足以下焚如之威。嗟若之聲足以震突如之勢哉。此成王閔予小子。管蔡難大之時也。宜卒平三監而吉與。曰離王公者。謂王公惟居離明之時。逢憂危之事。乃可吉爾。居昏世。遇危事。殆哉。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折首。獲匪其醜。无咎。象曰。王用出征。以正邦也。

上九以剛明之極而居上。此王者除元惡以大正其國之事也。其成王顯顯令德。四征不庭之時乎。程子謂去其首惡。而非及其醜類。得之矣。

誠齋先生易傳卷九

䷞ 艮下兌上

咸亨利貞取女吉彖曰咸感也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說男下女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上經首乾坤乾坤陰陽之辨下經首咸恆咸恆陰陽之交不辨分不嚴不交情不通故曰咸感也坤六三上而兌乾上九下而艮故曰柔上而剛下坤之一柔上矣二柔復下而艮乾之一剛下矣二剛復上而兌故曰二氣感應以相與說斯感感必止感而不止必流故利於貞而後吉艮少男兌少女艮上兌而已下之故曰男下女天地君臣父子兄弟朋友萬物皆以情相感而後通姑舉男女一端觀之然天氣先降而後地氣升男先下女而後女德隨君先下臣而後臣志應先主見孔明得男下女之感矣

象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

山受澤山之虛心受人君子之虛虛故感感故應

初六咸其拇象曰咸其拇志在外也

易者象也象者肖也如噬嗑之象則肖乎頤中有物如咸之象則肖乎人之一身初與二肖乎足三與四與五肖乎身上則肖乎口故初六爲咸其拇拇大指也舉二大指則足見矣初六拇也咸而感之者

誰也。九四也。九四之體。一身之心也。拇也。腓也。股也。脢也。輔頰舌也。聽乎心而動靜者也。九四說之初。初六止之初。初與四應者也。九四之感初六。欲行者也。而初六止而不行。是心行而足止也。魯宣不能食叔肸。季氏不能宰子騫。是也。九四說而不止。曰志在外者。欲外物而心不正也。初內也。四外也。

六二。咸其腓。凶。居吉。象曰。雖凶居吉。順不害也。

二與五應。二行五之感而應可也。而二之體則腓也。股之下。拇之上。蓋脛之肉。所謂足肚者也。其往无故而自動。不待感而動者也。鐘不叩而鳴。則妖。石非言之物而言。則怪。有不感而動者乎。秦孝公三不聽商鞅之說。而鞅三變其說以入之。非不感而動乎。故凶。使鞅順義命而安居焉。安居而不妄動以求入焉。則亦吉而不害矣。伊尹、傅說、呂望、孔明。感之而不應者有矣。未有无感而應者也。六二以陰居陰而順者也。其位吉。其體凶。

九三。咸其股。執其隨。往吝。象曰。咸其股。亦不處也。志在隨人。所執下也。

三爲一卦之股。居足之上。身之下。不自動也。隨人之身而動也。自動則妄。隨人則牽。故九三之與六二。其動異。其失均也。九三執感而執隨也。感於上六之說而隨之也。上六。女之說。說之極。極而流者也。而九三剛躁以隨之。所隨者正。其敝猶不正。所隨不正。其敝若何。如貢禹之從王鳳。五鹿之從石顯。志在隨人。不擇其人。志之所執。每執愈下。豈惟往吝而已。

九四。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象曰。貞吉悔亡。未感害也。憧憧往來。未光大也。

九四在一卦之體。如一身之心也。不言心而言思。責其廢心而任思也。心者身之鏡。思者鏡之翳。鏡則虛而照。思則索而照。虛而照。見物也。索而照。不物矣。惟无物者見物。有物矣。安能見物哉。故虛而照則明。索而照則昏。仲尼繫之曰。天下何思何慮。蓋此心何思何慮則虛。虛則貞。貞則吉。何悔之有。今也不然。憧憧焉役思於事物往來屈伸之變。故思未能感通於事物。而事物萬緒。朋來從之。而不勝其擾且害矣。非如貞吉无思之時。未感而无害也。以思窮物。適以物窮思。安能窮神知化。而成光大之盛德哉。唐德宗之猜忌以之。

九五。咸其脢。无悔。象曰。咸其脢。志末也。

王弼云。脢者。心之上。口之下。其膺膈之閒乎。此一身至虛无思之地也。九五當之。宜其爲咸感之盛也。止曰无悔何也。蓋无思而神。則明。无思而不神。則昏。神者。心也。不神者。膈也。膈雖无思。昏懵而已。九五是也。係二說上。不忘其本。而志其末。二與上。皆陰柔不正之人也。而九五係之說之。雖无思也。非昏懵乎。元帝之優柔不斷。似至虛。似无思。而非也。係說恭、顯、故也。九與五。皆陽剛也。而其位在咸。如一身之脢也。脢也不柔。亦无用之剛而已。

上六。咸其輔頰舌。象曰。咸其輔頰舌。滕口說也。

上六居說媚之極。有啓口之象。是小人之在上。近君用事。以口才而感動九五之君者也。其公孫衍、張儀淳于髡陳賈之徒與。夫吾之一身。感之至易者也。感而非其道。雖一身不能相使。如咸之自拇自頰

是也。蓋血氣流通。精神洞達。則一身輕於一羽。血氣壅閼。精神漂離。則一指重於百鈞。而況天地之於萬物。聖人之於萬民。與夫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間乎。故咸之六爻。有不感而應。有感而不應。有應感而失其應。有思感而不勝其應。有不感不應而爲无用之感應。有非道之感而不許其應。然則咸感之道豈易乎哉。

䷟ 巽下震上

恆。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彖曰。恆。久也。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皆應。恆。恆亨。无咎。利貞。久於其道也。天地之道。恆久而不已也。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觀其所恆。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咸以少男下少女。此男女之新昏。恆以長女下長男。此夫婦之偕老。男下女。則女隨。女下男。則男尊。男尊女卑。尊卑定位。然後天地、日月春秋、君臣父子、長幼之常分正矣。正則可久。久則可恆。故曰利貞。剛上。謂乾之初升而震。柔下。謂坤之初下而巽。終則有始。荀爽謂乾氣下終。復升上居四而爲始。坤氣上終。復降下居初而爲始。程子謂動則終而復始。所以恆而不窮。若夫夫妻反目。父子相夷。君臣罔終。朋友隙末。皆失恆之道矣。天地能變。故三百六十五度之推移。終古而不息。日月能變。故或一月一周天。或一歲一周天。故其明不已。四時能變。故溫涼者繼之以寒凜。寒凜者繼之以溽暑。循環不已。卽是而推。无非由變而恆。恆而變也。天地能變以下。從大全增。

象曰。雷風。恆。君子以立不易方。

終始變化者。恆之道。所以久而不窮。立不易方者。恆之節。所以久而不變

初六。浚恆。貞凶。无攸利。象曰。浚恆之凶。始求深也。

四應初。理之常。初求四。亦理之常。然不安於義命。而躁於求。挾陰柔之資。持巽入之術。相求之始。不量其交之淺深。而遽深求於其上。雖正亦凶。何利之有。蓋勢利之塗。猶萬仞之淵。深則沒。淺則出。君子疾趨而避之。且恐不免。而又求深。可乎。賈捐之之薦楊興爲京兆。以楊興之薦己於上前是也。不然。賈誼之說文帝。京房之說孝元。所謂雖正亦凶者與。

九二。悔亡。象曰。九二悔亡。能久中也。

以陽居陽。常也。九二以陽居陰。非其常也。宜悔而亡者。二五相應。皆恆久於中道者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三月不違。一善不失。其惟顏氏乎。氏字從學易記增。故擇中庸。无祇悔。仲尼皆以許之。

九三。不恆其德。或承之羞。貞吝。象曰。不恆其德。无所容也。

九三以剛躁之資。處上下之間。當雷風之交。動而无恆者也。其德无恆。不可以作巫醫。爲卜筮。難乎免於羞辱矣。蓋忽忻驟忿。父不能以安其子。初正終譎。士不能以孚其朋。如鄭朋之兩從。呂布之屢叛。人誰納我。宜其无所容身也。

九四。田无禽。象曰。久非其位。安得禽也。

九四以陽居陰。以剛居柔。非其位也。然久居而不去者。貪得而不止。如日獵而不反者。安得禽之獲哉。揚雄久居莽賢之間。官不過侍郎執戟。是也。金門玉堂。非其時。則有道者不處也。顧雄欲之而不得者。作易者其知雄之心者邪。

六五。恆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象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

夫強於婦。其敵猶弱。君剛於臣。其敵猶柔。今也五、君位也。六五、長男之正體也。爲君則柔弱而下從九二之強臣。爲夫子則柔弱而下從九二之強婦。以此爲恆。此婦人之以順爲正。以一守順。則吉也。爲君爲夫。制義自我者也。而用之。凶於而家。害於而國必矣。其魯哀、晉元之世乎。

上六。振恆。凶。象曰。振恆在上。大无功也。

處靜者如奉盈。懼其動也。處動者如操舟。願其靜也。處動者猶願其靜。處靜而願其動也可乎。上六居守恆之世。當處靜之時。爲在上之臣。謂宜鎮以安靜之治可也。今乃挾陰邪之資。居震動之極。必欲振而搖之者。志於要功而已。聖人探其志而折之曰。大无功也。桓溫枋頭之役。商浩桑山之師。是已。功安在哉。

䷠ 艮下乾上

遯。亨。小利貞。彖曰。遯亨。遯而亨也。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小利貞。浸而長也。遯之時義大矣哉。

吾讀易至遯。而嘆曰。遯其見聖人之心乎。聖心焉在。曰。在天下而不在一身。故曰。遯亨。遯而亨也。遯而亨者。窮於進而通於退。雖然。聖人之退。聖人之通天下之窮也。聖人豈悻悻然決於退哉。五以剛陽當君位。而與二爲應。其時猶可與有行者乎。二陰雖長於內。然漸而未驟。四陽猶盛於外。其勢猶可以小有所正。而未至於大壞也乎。孔子去魯。而行之遲。孟子三宿出晝。而猶曰速。聖人之心在天下如此。故曰遯之時義大矣。言其進退之時。去就之義甚大。而未可躁也。故小人之於一身。徼幸於萬一。聖人之於天下。亦徼幸於萬一。

象曰。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

卦之名。有以象。有以義。地中有山。謙象也。天下有山。遯義也。何謂義。取二陰長於內。四陽將消於外。三變則爲否也。其義爲陽避陰。君子避小人。故曰遯。遯者。退而避也。退而避者。豈必江海山林然後爲遯哉。大遯遯於朝。小遯遯於野。舜遯其驩。不於歷山。旦遯管蔡。不於曲阜。孔子於陽貨同國。孟子與王驩同事。故曰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孔子答貨曰。諾。吾將仕矣。孟子與驩朝暮見。何疾惡之有。見貨亦矚亡。見驩未嘗與言行事。何不嚴之有。惟不惡。故不害。惟嚴。故不汙。

初六。遯尾。厲。勿用有攸往。象曰。遯尾之厲。不往何災也。

進處後。則遠利明。退處先。則遠害蚤。處遯之世。上九剛而知幾。則最先。遯九五剛也。則又遯。九四剛也。則又遯。故上爲肥遯。五爲嘉遯。四爲好遯。皆喜其蚤也。初六柔而不能決。止而不能行。又居遯之最後。

故爲遯尾。故危厲而災。揚雄仕於莽。蔡邕仕於卓。是已。曰勿用有攸往。又曰不往何災。言其往之不蚤。今往无及也。程子曰。它卦以下爲初。遯欲在前。故初乃爲尾。尾在後。

六二。執之用黃牛之革。莫之勝說。象曰。執用黃牛。固志也。

六二不言遯者。二、遯之主也。四陽、爲我而遯者也。以陰長之極。居大臣之位。聖人幸其柔順。中人之資。不能爲奸雄之魁也。又憂其執柔順之不堅也。則已未必能亂天下。而无固志以從亂者有矣。張禹從鳳。孔光從莽。皆大臣之柔順而无固志者。黃中也。牛順也。執與革皆堅也。堅執柔順。則其順不可勝言矣。

九三。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象曰。係遯之厲。有疾憊也。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

九三非无剛明之質。而暱係於二。戀戀而不能遯。亦終於危害而已。此紀唐之所以媿襲勝。機雲之所以媿張翰也。暱係非大人之事也。臣妾小人之事也。以己臣妾人。則吉。以己臣妾於人。則危。

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象曰。君子好遯。小人否也。

遯而誠。爲好遯。隱而僞。爲素隱。好遯者。如好好色。素隱者。如鄉原德之賊。隱而僞。不若不隱而誠也。九四以乾之初。當遯之世。知遯之早。味遯之腴。宜於好遯之篤也。故聖人許其爲君子。贊其爲吉。又歎其非小人之所能爲也。微陋巷之顏。汶上之閔。舞雩之曾。其誰實當之。

九五。嘉遯。貞吉。象曰。嘉遯貞吉。以正志也。

九五以天德宅君位。而當遯之世。其將焉遯。而亦曰嘉遯貞吉。又曰以正志。何也。聖人天也。天不能違時。況聖乎。故堯舜遯天歷。伊周遯天經。孔孟遯天意。是六遯者。遯之至嘉。志之至正者與。

上九。肥遯。无不利。象曰。肥遯无不利。无所疑也。

上九以剛斷之極。居遯之世。在无位之地。處一卦之外。遯之最先者也。自非道德之豐腴。仁義之膏潤。安能去之无不利。決之无所疑乎。此孔子不脫冕而行。孟子浩然有歸志之事也。

䷡ 乾下震上

大壯。利貞。彖曰。大壯。大者壯也。剛以動。故壯。大壯利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

惟正。故大。惟大。故正。正則舉天下萬物莫能加。不曰大乎。大則舉天下不正无所事。不曰正乎。正而大。大而正。天地之情。不過是也。而況人乎。天地之情。不可見也。以正大而可見。學者求道。舍正大何適矣。

四陽盛強。二陰微滅。大者勝則小者衰。剛者動則柔者退。強者長則弱者消。理之自然也。泰曰。小往大來。是也。

象曰。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

不有雷在天上之巨力。不能有非禮弗履之至行。蓋以雷震之威震其私。以天討之師討乎己。

初九。壯于趾。征凶。有孚。象曰。壯于趾。其孚窮也。

初九以陽剛之資。當陽盛之時。宜其可以強而征也。而征凶信窮何也。在下故也。在下而用壯。此賈誼

欲去絳灌。南蒯欲去季氏。所以凶且窮也。有孚者。信其必然也。

九二。貞吉。象曰。九二貞吉。以中也。

九二居大臣之位。爲衆陽之宗。當大壯之世。曷不舉一世以大有爲。以慰天下之望乎。而循循然以剛居柔。以中自守。僅能貞而吉者。陽既壯矣。壯既大矣。又振而矜之。豈不以過中失正而敗吾大壯之勢乎。故四門穆穆之日。舜无復囚罪之舉。四海皇皇之後。周公无復三監之功。至魏元忠之再相。依違无所建明。裴度之晚節。浮沉爲自安計。豈大壯九二之謂哉。

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象曰。小人用壯。君子罔也。

九三強之極也。其強可以果於勿用。不可以果於用。故聖人戒之曰。用之則爲小人。勿用則爲君子。小人如羝焉。喜於鬬而狃於勝。喜於鬬。故技止於一觸之勇。狃於勝。故怒及於无心之藩。然藩无心而能係。角易往而難反。終羸纍其角而後已。羸與纍、古字通也。故雖貞而亦厲。而況不貞乎。陽處父、灌夫之徒、是已。用罔。无所用也。羸其角。鄭玄作纍。

九四。貞吉。悔亡。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輹。象曰。藩決不羸。尙往也。

九四居近君之位。得衆陽之助。而能以剛居柔。不用其壯。此其所以貞也。故吉而悔亡。九三觸藩而羸。九四不觸而決者。九三遇九四之藩。而九四之上皆陰爻也。豈惟藩之決。亦无羸角之憂。豈惟角不羸。亦有往進之喜。輿之大。可往而進也。輹之壯。尤可往而進也。三十輻俱壯。而輿可往。四陽俱協。而時可

往。此陸賈調和平勃。以安劉滅呂之事邪。程子云。輹與輻同。

六五。喪羊于易。无悔。象曰。喪羊于易。位不當也。

六五當衆陽盛強于下之時。乃能使衆陽帖然而自喪者。正以柔順和易之德而調伏之也。故无悔。然則六五之才。雖與位不相當。乃所以爲相當也。德踰於才故也。羊卽四陽也。唐代宗以之。

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艱則吉。象曰。不能退。不能遂。不詳也。艱則吉。咎不長也。

上六以壯之終。居動之極。故亦有羝羊觸藩之象。不能退居衆爻之上也。不能遂處一卦之窮也。故无攸利。然猶幸其柔也。故艱則吉。君子之進也。揖必以三。其退也。辭止於一。唯其思之詳也。是以進之難也。進之易。則退必難矣。上六之不能遂。非病也。不能退。乃病也。以陰柔之人。超六位之上。眷眷焉而不能退。上不過爲張華。其下商鞅、李斯矣。艱則吉。在初而進之難也。至於其終。譬諸乘虎。下則死。不下亦死。好進而上人者。可不懼乎。

誠齋先生易傳卷十

䷢ 坤下離上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彖曰。晉。進也。明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是以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

晉之世。上則天子進乎德。有不已之明。下則諸侯進乎順。有不已之報。進乎德。如日之出於地。愈升愈明。進乎順。如地之承於日。愈下愈高。下順上而不已。故上燭下亦不已。是以錫馬蕃庶。而恩之者豐。晝日三接。而禮之頻也。君進於明。可也。臣進於順。可也。諸侯非在廷之臣也。在外之臣也。在外而不進於順。則尾大而蹠蟄矣。坤爲馬。離爲日。日出於地爲晝。二接下三陰也。柔進而上行。謂六五也。康侯。天子鎮撫諸侯以安之也。上下相安。則天下安。

象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

日有掩。則明者曀。心有掩。則明者盲。明出地上。則孰掩夫日。自昭明德。則孰掩夫心。禹之惡旨酒。湯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徹其掩以自昭也。自昭者。自用其力以瑩之之謂。故日出如躍。昭德如濯。

初六。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象曰。晉如摧如。獨行正也。裕无咎。未受命也。

屹然於進退之初者。不貽凶于身。怡然於疑信之間者。不見咎於人。初六處進爲之初。未受命於上。當

是之時。必進則躁。必退則激。未見信而必其見信。則諂且黷。必也屹然而立。則躁激消。怡然而裕。則諂黷泯。惟初六順而靜者能之。晉如進也。摧如退也。罔孚。未見信也。楊氏以孟子進退有餘裕當之。得之矣。

六二。晉如愁如。貞吉。受茲介福。于其王母。象曰。受茲介福。以中正也。

六二以柔順之德。學易記。柔順下多中正二字。逢文明之君。當亨進之位。能居中守正。以進爲憂。而不以進爲喜。若此。可以得吉矣。可以受庶馬三接之大福于其君矣。蘧子馮避令尹之位。蔡謨辭司徒之拜。皆以進爲憂者。王母。君之柔中者也。六五是也。

六三。衆允。悔亡。象曰。衆允之志。上行也。

六三以陰居陽。下不爲六二之大臣。上不爲九四之近臣。蓋身退而德進。位卑而望高者與。故其志上進。以順麗乎大明之君。志發乎此。衆信乎彼。而其志得行矣。宜其悔吝之亡也。大則如二老歸周。而天下從。小則若一隗入燕。而羣賢至。是三已下二陰皆順上。故曰衆允。

九四。晉如鼫鼠。貞厲。象曰。鼫鼠貞厲。位不當也。

處遯惡後。處晉惡先。九四以剛狠之資。超貴近之地。處羣下之上。躐三陰之前。以康侯則逼乎王室。如鄭莊之逼周。以近臣則僭乎王權。如桓溫之僭晉。故貪夫位而不思釋。畏乎下而恐見奪。如鼫鼠然。雖正亦危。況不正乎。貪者將上僭於六五。畏者猶下忌於三陰。上僭而其進不遂。以其君之明而不可犯

也。下忌則其進有牽。以其僚之順而從上者衆也。使上暗如二世。下散如高貴鄉公。九四其孰禦。雖然。以剛狠之強臣。居逼近之高位。九四處之。固不當也。處九四於不當之位者誰乎。

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象曰。失得勿恤。往有慶也。

六五。柔主也。宜不立者也。宜悔吝。宜憂恤。宜非吉。宜不利。而聖人斷然許之以悔亡。以勿恤。以往必吉。必无不利。又勸之以往則有慶。且夫悔則亡矣。六五慶也。恤則勿恤矣。六五又慶也。往則吉矣。六五又慶也。往則无不利矣。六五又慶也。是四慶者。它卦或得其一二。已爲卦之盛。今六五柔主。乃兼此四慶而有之。然則王之不立者。其福固如是乎。曰。主德尚剛。惟晉之一卦。主德不尚剛。曷爲晉之主德不尚剛。曰。晉之主德。如日之出地。此朝日也。天下已服其明矣。初出之朝日。而遽若方中之烈日。天下其不旱熯喝死矣乎。惟柔。故明而不虐。燭而不察。淑而不烈。大抵日中非日之盛。而莫盛於朝日。剛明非晉之盛。而莫盛於柔明。蓋日之爲明。朝則升。中則傾。君之爲明。柔則容。剛則窮。六五。晉之盛明之主也。宜其福之盛也。孰謂其柔而不立哉。大則如商高宗之不言。小則如齊威王之不鳴。書曰。柔而立。又曰。高明柔克。六五以之。失得勿恤。謂得與失皆勿憂恤。六五。離也。爲日。爲火。雖柔猶剛也。

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象曰。維用伐邑。道未光也。

上九以剛明之資。進而至於首。又進而至於角。剛之極也。明極者必窮物。剛極者必觸物。故不勝其剛而无所用之。維思攻伐人而已。夫明不自照。而用之以窮物。剛不自攻。而用之以伐人。若反其剛明。而

有自危之心。聖人尙許其吉无咎也。或挾其剛明。而自以爲貞固。聖人知其客未光也。子玉剛而无禮。陽處父剛而干時。所以敗也。晉明卦也。而四陰吉悔亡。二陽厲且吝。德宗以明強自任。其未有得於此乎。厲者。惕厲而自危也。

☲☷ 離下坤上

明夷。利艱貞。彖曰。明入地中。明夷。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

易之道。有時有人。逢其時。顧其人用之者何如耳。如明夷之時。明之傷也。孰傷乎明也。地掩夫日。所以傷夫明也。惟能掩而不傷。是明夷之道也。是時也。何時也。紂之時也。是道也。孰能用之。用一卦之道者文王也。用一爻之道者箕子也。文王用一卦。故內焉。離之文明。我則用之。以不失其盛。外焉。坤之柔順。我則用之。以服事商。用是二者。是故以此蒙犯羑里之大難。而紂无所施其虐。此文王掩而不傷之道也。箕子用一爻。故不惟利於居易。而亦利於處艱。艱而利。利而正。蓋不晦其明。則以艱險而傷其生。何利之有。不正其志。則以艱險而傷其明。何貞之有。大難。以天下言。內難。以一家言。紂之難。大能及天下。而不能及文王。小能及一家。而不能及箕子。此用明夷之力也。然彖辭、象辭、同曰。明入地中。明夷。易之例未有也。恐此明入地中四字爲衍。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莅衆。用晦而明。

變而不窮者。易之道。用而不窮者。易之人。如明夷一卦。用之以處險。則爲文王與箕子。明而晦。用之以居易。則爲莅衆之君子。晦而明。明而晦。故全己。晦而明。故燭物。故曰。推而行之存乎人。又曰。神而明之存乎人。

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象曰。君子于行。義不食也。

飛者不願不高。今乃垂其翼。知其不可不退也。行者不能不食。今乃三日不食。知其不可不速也。可以退則退。可以速則速。君子當明夷之初。知其傷之者將至。故決焉長往而不顧。或者見議而不卹。何也。晦己之明。避上之暗。義當去之之速也。何食之暇。楊氏謂接淅而行。是也。當紂之時。其伯夷太公避居海濱之事乎。

六二。明夷。夷于左股。用拯馬壯。吉。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則也。

六二居明夷之時。最不幸者也。何也。當此之時。惟晦者可免於傷。而六二乃有文明之德。此暗主所甚忌也。惟去者乃免於傷。而六五乃居大臣之位。此昏世之所不得去也。以其位之不得去。故有左股之傷。股肱、左右者。大臣之象也。以其德之文明。故有馬壯之拯。初九、九三、乾馬。用壯之助也。助之者壯。處之者順。所以吉也。非吉之吉也。凶之吉也。既傷股矣。非凶乎。傷而獲拯。非凶之吉乎。當紂之時。此正文王之事也。見囚者。傷股也。伯夷太公歸之。閎夭之徒脫之者。馬壯之拯也。柔而恭。淵而懿。臣罪當誅。而天王聖明者。順以則也。則者。有君人之大德。而乃有事君之小心。順乎君臣之天則也。故詩人歌之曰。

順帝之則。而仲尼今贊之曰。順以則也。詩人、仲尼、其見文王之心乎。

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象曰。南狩之志。乃大得也。

六五當箕子。六二當文王。然則孰當紂乎。當紂者其上六乎。上六位之高。暗之極。此明夷之主也。非紂當之。其誰當之。然則孰當九三。程子以爲湯武之事。是也。程子混而言之。婉也。試別而言之。九三其武王之事乎。九三居下卦之上。而體離明之極。膺南面之望。而應上六之敵。是惟无狩。狩一而獲明夷大害之首矣。然則緩其狩而不疾者。昭其至正也。志於得其首。而非志於利其得者。昭其不私也。非武王伐紂之事。其何事乎。故恭行天罰。是南狩也。勝商殺紂。得大首也。須暇五年。不可疾也。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曷敢越志。是志得也。

六四。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象曰。入于左腹。獲心意也。

上六。明夷之君也。六四。明夷之佐也。明夷之時。有昏暗之君。而无陰柔小人之佐。孰與逢昏主之惡而傷君子之明哉。惟六四以陰柔之奸。居近君之位。是故挾左道。用非僻。以中其君之欲。至於深入其腹心。而壞其中。探得其傷害君子之志意。而肆於外。於是聖賢有不免於傷者矣。且暗主之與小人。何仇於聖賢。而必欲傷之乎。蓋上暗不明。惡易以形。此邪彼正。勢難以竝。此其理也。然小人知傷君子以逢其君。不知傷君子以傷其君。故得大首者。九三也。大首之所以見獲者。非九三也。六四也。當紂之世。所謂六四者。其飛廉、惡來之事乎。出門庭者。出而肆於外。六四、坤之初也。坤爲腹。

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象曰。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

五君位也。而聖人以箕子當之者。明夷之時。六五以陰居陽。以柔居剛。得中守正。陽剛之君子也。紂不足以當之。當之者舍箕子而誰也。又箕子與紂同姓之親也。此孟子所謂易位之卿也。箕子既有此嫌。而又與微子皆疑於商家及王之制。意其當時天下之望。亦或以六五之德與位歸箕子。與此紂所以疑之之深。所謂內難者也。非爲之奴以深晦其明。則居艱而不利。非守其貞而不同其惡。則明滅而或息。晦其明。故全於人。明不息。故全於天。五陽明也。六陰晦也。以六晦五。故爲箕子之明夷。

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象曰。初登于天。照四國也。後入于地。失則也。

上者。六位之至高。故初登于天。而四國望之照臨。上六者。昏德之終極。故後入于地。而天下失其所法則。是以既曰不明。又曰晦者。甚其昏之辭也。紂之嗣位。聞見甚敏。材力過人。其初登于天照四國之時乎。及其以昏棄失德。而爲獨夫。其後入于地而失則之時乎。

☴☲ 巽下離上

家人。利女貞。彖曰。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正莫易於天下。而莫難於一家。莫易於一家之父子兄弟。而莫難於一婦。一婦正。一家正。一家正。天下定矣。故家人之卦辭曰。利女貞。大哉女貞之利乎。女正者。女非自正也。蓋有正之者。孰正之。男也。正女

以男正男以父以身正身以言行前之二正在彖後之二正在大象與上九然家人之職二其道一婦職順父職嚴合嚴順之道存乎正嚴而不正獨嚴不行順而不正獨順不立故曰利女貞曰正位曰家道正曰男女正天地之大義天地之義以男女正爲大而況天下萬事乎故曰正家而天下定女內謂六二男外謂九五父母謂上九六四尊而在上者兄謂九三弟謂初九利女貞謂巽長女離中女正位內外謂名分若呂武南面則男女易矣名分亂矣

象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恆

巽木也風也今舍木取風離日也火也今舍日取火蓋火本生於木木者火之父風還出於火火者風之母如家人夫婦父子相生无已也物必有自出風自火出教自家出家自身出故君子正言行以嚴身嚴身以家嚴家以天下言必有物言而无物則欺行必有常行而无常則僞欺乎言僞乎行而能正家者无之

初九閑有家悔亡象曰閑有家志未變也

婦訓以始至子訓以始稱（一以字從學易記增）及其志意純一而未變也初九處家人之始初而用陽剛之嚴治有防閑之遠慮一日之正終身之正也何悔之有此舜之刑于二女文之刑于寡妻也魯桓公唐高宗反是

六二无攸遂在中饋貞吉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巽也

婦无遂事。必有尊也。言有夫也。婦職饋祀。必有敬也。言有先也。婦而遂事。則僭。僭。則家不齊。時有牝雞鳴晨之禍。婦而不職。則傲。傲。則家必隳。時則有腐木爲柱之禍。六二以柔順之令德。宅壼內之正位。退然无攸遂。以尊其夫。劬然羞饋祀。以事所職。正孰大焉。吉孰禦焉。故聖人贊而譽之曰。順以巽也。順則安而不僭。巽則卑而不傲。此二女之事舜。大姒之事文也。襄妲反是。

九三。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象曰。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

正家之道。嚴勝則厲。和勝則溺。嗃嗃而嚴。嚴勝也。嘻嘻而笑。和勝也。然嚴勝者。雖悔厲。而終吉。故聖人勸之以未失。和勝者。雖悅懌。而終吝。故聖人戒之以失節。九三剛而過中。嚴勝者也。正家之道。聖人取焉。自九五、上九。上九而降。九三亦家人之長也。其一家之兄與。周公之誅管蔡。訓康叔。得嗃嗃之義矣。莊公之於段。文帝之於長。景帝之於武。其嘻嘻者與。

六四。富家。大吉。象曰。富家大吉。順在位也。

善富家者。不寶珠玉。而以父慈子孝爲珠玉。不豐粟帛。而以夫義婦聽爲粟帛。故六四之富而吉。吉而大。聖人釋之曰。六四之富。非以富而富也。父子夫婦。各順其位。而不相踰越。是謂富矣。易之富家。卽記之家肥也。六四以柔巽而居下卦之上。上卦之內。其家人之母與。思齊、大任、是已。舜母反是。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象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

正家在政。睦家在德。正人在法。感人在心。使我正人易。使我愛人難。使我愛人易。使人愛我難。使人愛

我易。使人人交相愛難。非以德睦之。以心感之。安能使之交相愛乎。九五以乾德之剛明。居巽位之中正。爲天下國家之至尊。而愛心感人。巽而入之。此所以感假其家人。以及天下。莫不人人交相愛。勿憂天下之不愛而自吉也。以文王爲君。以太姒爲妃。以王季爲父。以太任爲母。以武王爲子。以邑姜爲婦。其不交相愛乎。故詩人歌之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此交相愛也。仲尼頌之曰。无憂者其惟文王。此勿恤吉也。

上九。有孚威如。終吉。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人能不以惡於子者事父。則天下皆舜。人能不以檢於妃者自恕。則天下皆文王。誠意中充。則德教外孚也。上九以過剛之威而嚴其家。未至也。以嚴家之檢而誠其身。斯至矣。此其所以成家而享正家之吉也。九五。君也。上九。君之上。其文王之王季與。故周家之正。有刑于太姒者。有刑于文王者。九乾剛。故威。上巽極。故孚。孚者誠乎身。

☲☱ 兌下離上

睽。小事吉。彖曰。睽。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說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小事吉。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睽之時用大矣哉。

易通則窮。窮則通。睽者。人物之散也。離之火。兌之水。燥濕俱動而異就。物之散也。離仲女。兌季女。仲季同居而殊姻。人之散也。物聚則朋。散則孤。孤矣焉得而不窮。然睽孤而小事吉何也。散不可聚。睽不可

合。凶不可吉。則无爲貴易矣。兌之說麗乎離之明。是合睽也。六五進而上行是合睽也。六五得中而應乎九二。是合睽也。故曰易窮則通。合睽之道。又有大者。天地之判而合。男女之別而耦。萬物之分而聚。非合睽之大乎。故仲尼贊之曰。睽之時用大矣哉。故曰易窮則通。

象曰。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

禹顏同道而異趣。夷惠同聖而異行。未足爲同而異也。孔子一孔子。而齊魯之去異遲速。孟子一孟子。而今昔之饋異辭受。此同而異之也。乃一人自爲水火矣。君子亦何必好同而惡異乎。

初九。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象曰。見惡人。以辟咎也。

此聖人合初九九四之睽也。善合睽者。與其亟也、寧舒。與其褊也、寧宏。蓋初九之與九四。上下異趣而相叛。水火異性（學易記作情。）而相賊。惟相叛。故初九動而下。固不與九四而爲徒。九四動而上。亦舍初九而不與俱。彼舍我而去。故有喪馬之象。初九能聽其去而勿逐。須其定而自復。是以悔亡。此合睽以舒不以亟之道也。相如之感廉頗。子儀之安光弼。是也。惟相賊。故九四之火。值初九之水。則熄。初九之水。值九四之火。則涸。彼襲我而我涸。故有惡人之象。且水在火上則涸。今火在水上。亦能涸。初九（學易記無初九二字。）何也。蓋水火相遭。有自下涸上者。鼎、釜、是也。有自上涸下者。實水于中。而盛之以上覆下承之器。環之以上下四方之火。是也。又離、日也。常暘能焦大澤者也。初九之於惡人。能不以避爲避。而以見爲避。是以无咎。此合睽以宏不以褊之道。孔子見南子。孟子解子敖。陳寔弔張讓。是也。若非辟咎乎惡人。則无

所事於見惡人。孔子不見陽貨。是也。且初九、剛也。而能舒且宏何也。說故也。初與四偕。乾體而同陽德。乾爲馬同。故復。初九降屈以下於九四。學易記。於作與。故爲見惡人。水在火下。故爲辟咎。

九二。遇主于巷。无咎。象曰。遇主于巷。未失道也。

此聖人合九二六五之睽也。睽之諸爻皆睽之睽。惟九二、六五乃睽之合。故遇主于巷。曷謂巷。詩曰。誕寘之隘巷。傳曰。行及弇中。一與一。誰能懼我。弇亦狹道。巷者。道路之隘徑也。曷謂遇。傳曰。不期而會曰遇。遇者。邂逅之適然也。今有二人而東西行者。適相遇於隘巷之中。趾之外无他地。路之外无他歧。雖欲逃之。猶將遭之。雖欲隔之。猶將覿之。是其遭也孰得而竝。是其覿也孰得而分乎。一與一故也。今諸爻皆不遇六五。而九二剛正之大臣。乃得遇六五寬柔之明主。六五皆不應諸爻。而乃應九二。此應之專而莫之分。遇之獨而莫之竝者。故曰得中而應乎剛。又曰遇主于巷。君臣之相遇如此。而止曰无咎何也。有三不幸也。當睽之時。一也。主弱。二也。諸爻皆睽而寡助。三也。其平王、晉文侯之事乎。此所謂小事吉也。不然。高宗得一傅說。武宗得一德裕。无咎而已乎。未失道。道亦路也。必相得而不相失也。

六三。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終。象曰。見輿曳。位不當也。无初有終。遇剛也。

此聖人合六三上九之睽也。且六三之於上九。正應也。曷嘗睽而不合哉。睽之者。九二、九四也。我欲行而合上九。則九二牽我輿於後。我欲進而遇上九。則九四掣我牛於前。六三以柔居剛。惟柔。故下不能制九二。惟剛。故上進而犯九四。彼阻我而不得進。我犯之而必進。彼在我上。其傷我必矣。天、言上。劓、言

傷也。然六三以柔順之德。和說之極。而居二陽之間。處重險之位。位不安而德足以調。伏於二剛。又遇上九之應。力主之於上。故睽於初而合於終也。子產相鄭之初。駟良方爭。南晳相攻。子產謂子皮曰。國小族大。不可爲也。有欲攻子產者。有欲殺子產者。而子產能焚謗書。賂伯石。以和柔調伏之。子皮子太叔又力主之。鄭遂以治。得六三之義矣。六三。坤體。爲中、爲輿。

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厲无咎。象曰。交孚无咎。志行也。

睽者。乖之極。孤者睽之極。九四以獨陽處二陰之間。孤立而无與。危厲之不暇。乃能无咎。此已幸矣。又得行其志以合天下之睽何也。與在下之善士。如初九之同德。相遇以誠。相交以信。是故孤者朋。睽者合。何志之不可行。何難之不可濟哉。舉朝皆武氏之臣。而狄仁傑以一身狥唐。非孤立於睽離之世乎。乃下薦洛州司馬張柬之。薦一柬之。而五王之合與仁傑而六。周復爲唐。仁傑之志行矣。豈惟无咎。又何厲矣。元夫。善士也。

六五。悔亡。厥宗噬膚。往何咎。象曰。厥宗噬膚。往有慶也。

厥宗者。五與二應。而二爲宗臣也。（十三字從大全增。）創鉅者。其愈遲。傷淺者。其合易。天下睽離之時。此亦創鉅痛深之病也。六五乃以陰柔之資而君之。宜其悔。宜其咎。宜其合睽之難也。今也乃能合天下之睽。如傷肌之淺而合之之易者。何也。得九二陽剛之宗臣以佐之之力也。是以悔亡。是以何咎。是以有慶。大哉佐乎。有其人。雖弱君。且能合天下之離。而況得剛明之君乎。程子以成王、周公、劉禪、孔明、當之。得之

矣噬膚傷之淺也。

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象曰。遇雨之吉。羣疑亡也。

上九有六三以爲正應。非孤也。而云睽孤者。居離明之極。過於明也。過於明。故過於疑。過於疑。故无往而非疑。見豕負塗。疑其穢己。載鬼一車。又疑其祟己。先張之弧。疑其爲寇而害己。後說之弧。又疑其可親而非害己。疑心羣起。而若不可解者。爲六三者。安得而近之。此上九之所以孤也。然惟天下之至明。爲能生天下之至疑。非天下之至明。亦不能釋天下之至疑。其初雜然而疑。其後渙然而釋。以上九之至陽。遇六三之至陰。陰陽相和而爲雨。則羣疑釋然而俱亡矣。當其善疑也。似唐德宗之於蕭復、姜公輔。及其疑之亡也。又似成王之於周公。要之皆不及昭帝之於霍光。先主之於孔明矣。先張之弧。後說之弧。以畫卦之象言也。解在下繫。蓋取諸睽章。